

小小说

老铁的冲锋号

韩峰

大年初二大清早，整个村子静悄悄的，好像还在沉睡中。狗似乎也睡过去了，没有一点“汪汪”声。不知谁家的大公鸡挺着胸脯仰着头“咯咯根儿——”地叫了起来，打破了寂静。突然，村街电线杆上的大喇叭“噗，噗”响了两下，紧接着，村支书老铁那沙哑的声音就像呼呼的风，吹进了家家户户：

“全体村民注意了！全体村民注意了！今儿是个大年初二，是闺女回娘家串亲戚的日子。夜个我就说了，我再强调一下，为了防控疫情传染，咱村哩媳妇，不要回娘家串亲戚，嫁出去的闺女，也不要叫她来。村口咱都有‘两委’干部把守，除非你插上翅膀能飞。别瞧你回娘家门儿，害的都是自己人儿。电话拜年心意到，微信可以发红包。等到收麦打罢场，你还可以去瞧娘。日子长着哩。”

“再就是，不要乱串门儿，要串就串自家哩门儿，外间门儿，里间门儿，厨房门儿，厕所门儿，想串啥门儿串啥门儿，就甭去串人家哩门儿。棋牌室不能开门儿，谁开门我就找谁理事儿。”

“还有，武汉回来的几个人，在家隔离要上心，万一把你老婆孩子传染了，你就是把大粪后悔断了，那也是正月十五贴对联——晚半月了……”

老铁刚关了大喇叭，冲锋号突然响了，是老铁专门让儿子设置的手机铃声，当年在部队，老铁听惯了这号声。老铁一看，是老婆打来的：

“爱菊才打电话，说要来给咱娘拜年。”

“夜个我不是跟她说好，不来了吗？”

“她说，夜个夜里也没睡好，想了一夜，这么多年都来，今年就不来了？咱娘都九十了，不来拜这个年，不点孝心，心里不踏实啊。”

“那她要是带来病毒咋？不把咱娘咱全家都感染了？要再传染给村里人咋？她那是重灾区啊！”

“你夜个啥都给她说了，刚才我也劝她别来了，可她票都买好了，等会儿就上车了。”

“啥？等会儿就上车了？这……这……这个老铁！快六十的人了，还这样任性！”

老铁马上打老妹的手机，劝她退票别来，可老妹仍坚持要来。老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了两圈儿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迅速在手机上摁下了110。不一会儿，老铁的冲锋号又响了，110说，根据老铁提供的老妹的车次、位置，铁路警方已将老妹劝返。老铁顿时松了口气，像卸下了压在心口的磨盘。

他戴上口罩，朝街上走去，他想去看看那几个从武汉回来的人，隔离得咋样，再给他们下几句硬话；再去两个村口，看看把守得咋样。

没走多远，老铁的冲锋号又响了，是村副主任打来的：

“老旺闺女的对象，是临河村哩，今儿个非得来给未来的老丈人丈母娘拜年，光怕礼不到，婚事黄喽。”老铁一听就急了：“现在是啥时候？不中！过了这阵儿，就不能提着礼来了？我去给老旺说。”说着，急匆匆朝老旺家走去……

他心里的冲锋号，一直在响着。

没有哪年的冬天像今年的冬天这样漫长和寒冷。

没有一点预感，一场大雪给漫长的冬天又增添了几分寒气。一打开门，冷风扑面而来，纵然我把自己包裹得像个粽子，还瞬间像进入了冷窖，浑身没了热气。

我明星一样戴上了口罩和眼镜。家属院门口，几个跺着脚的社区人员揣着手，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帽子，仅露出的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见我过来打招呼：“天气这么冷，这时候怎么还要出去？”

“上班，没办法。”

“现在疫情严重，咱们市里又新增了几例，都是从外面来的人传染的。坐车和上班要注意戴好口罩，要多洗手，嘱咐家人尽量不要出去。”尽管这些常识小区的大喇叭里天天播放多少遍，他们还是耐心地给我交代着，“没事早点回来。”

我不认识他们，从没有见过这些人，如果不是这些突然袭来的疫情，可能我们永远只是在这个小城擦肩而过。这几天他们天天都在，守着小区的门，检查着来往的住户的身体情况，外面的人不能轻易进来，里面的也不让随便出入。

一个骑电动车没戴口罩的男子过

来，被他们拦住了：“没戴口罩太危险，赶紧回去戴口罩！”

“我就到门口拿个东西，扭头就回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！没看新闻不戴口罩15秒就会传染上疫情吗？你不对你自己负责，还得对家人、对别人负责啊！”一个身穿迷彩棉袄的胖女人边关门边严肃地喊道。男子嘿嘿地讪笑着，调转了车头。

虽然是春节期间，小城的街道上冷清的不见人影，每个社区院门都拉着大红的横幅标语：“远离病毒，外来的人员车辆禁止入内。”新闻报道每天更新着患者的数字，我们这个城市也递增到两位数，而且还在不断新增着。女儿也接到学校通知，大学开学时间已经延长到元宵节。一家人都困在家里，看电视剧、看书、刷手机。爱运动的老公跟着朋友圈里的健身视频锻炼身体，他说只有多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，不能帮助武汉人民，不给国家添乱也是做贡献。

以往的寒假女儿总是要和同学聚会，这次她乖乖地把自己关在家里。她还挂念着跟她学琴的那些孩子，这两天用微信给孩子们免费上起了小提琴视频课。优美的乐曲从她纤细灵动的手指下流淌而出，“我和我的祖国，

一个也不能分割……”女儿的眼里噙满了泪水，她说她更想拉给那些身穿防护服忙碌在病房里的白色身影。女儿祈祷着，“愿在一线工作的医生、护士们都能平安归来，他们也都是亲人的父亲、母亲和女儿，是亲人们的天。”

几个朋友在政府工作，他们从大年初一到现在，没有休息一天，细致地排查每一个社区和家户，严防死守。他们说：“不乱走动，才能扼住病毒的喉咙。”

我去上班，也是下社区排查检查。在那里，我被分散在各个小区家属院，每个人戴着口罩站立在寒风里，睁着警惕的眼睛，守护着小区里的安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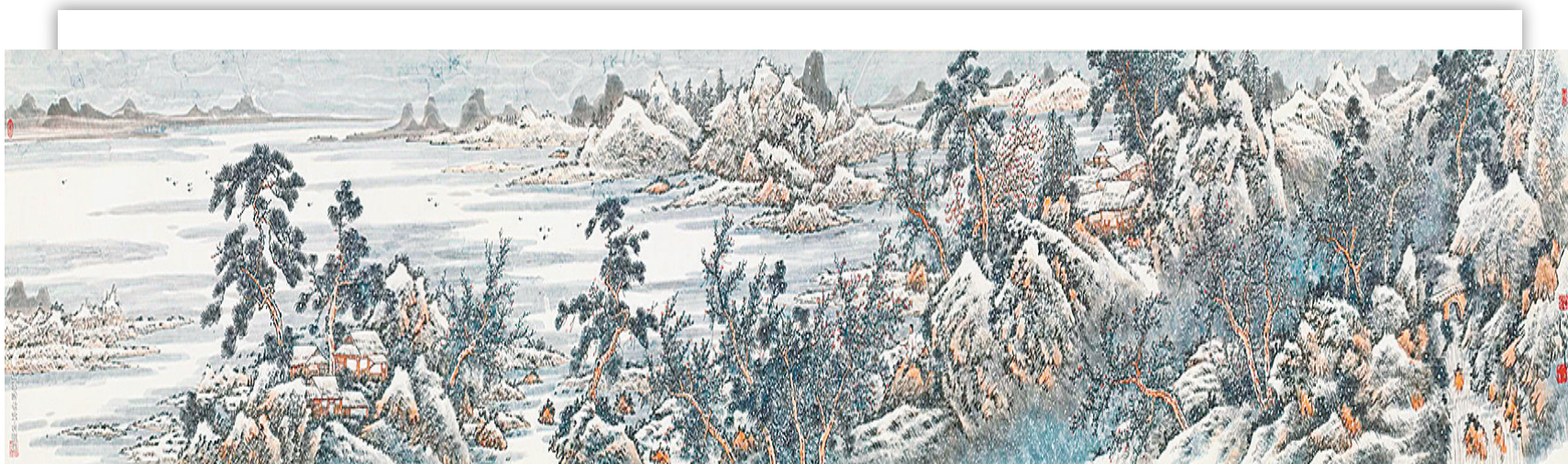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我们的城市变了，变得陌生，变得冷清，变得彼此没有了安全感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大家关注的不是寒冷的气温，而是此时你我的体温。昨天，这个城市送走了第一批出征去武汉的勇士，他们中间有医生、有护士，有60后、有90后，他们拖着行李，走得义无反顾，走得大义凛然。他们踏着钟南山老院士的脚步，前仆后继，上下一心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，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！

雪花越下越大，纷纷扬扬地飘着，地面渐渐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我踩

着脚，在门口来回走动，抵御着彻骨的寒冷。忽然，我碰到旁边一棵不知名的树，树枝上的积雪簌簌落下来，黑褐色的树枝上赫然一抹嫣红进入我的眼帘：“红梅？”我惊喜地叫起来，可不是，绛唇如点，一株红梅的枝头指大的累累花蕾，正在寒风里积攒着的春的希望。

微信上朋友发来金黄色迎春花的相片。滋滋绽开的迎春花犹如明黄的白鸟黄衫女子粲然笑容，马声得得，春天疾驰而来。春天，象征着温暖、希望、蓬勃的活力、万紫千红的美好；象征着自由和希冀，一切都会改变的；春天，这个艰难的季节，承载着十四亿甚至全世界的春天终将来了！它将像东方的一抹鱼肚白，掀开厚重厚重的黑夜的夜幕一角，告诉我们，等待吧，这里将有一个灿烂明日喷薄而出，将会有绚丽黎明的诞生！这里将会结束这寒冷的冬天，在跃动的波光里，无数的花苞和绿芽欢喜拱出，将有无数的鸟儿婉转啼鸣，一起唱起春天的赞歌！

雪花飞扬中，我的眼角盈满热泪，我的心里涌动着暖潮。我知道寒风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站立在寒风里的人，在守护这个城市，在守护这个国家，在等待着天空中响起欢迎春天的万千悠扬的鸽哨。



冬雪飘逸图(国画) 沈钊昌

人生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做加减法。

一个小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受精卵，不断在母腹里长长长长长，最后长成一个几公斤重的婴儿，呱呱坠地。又从婴儿长成儿童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最后又减到一把骨灰，一缕青烟，一杯黄土，一切归零。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再复杂多变，丰富多彩，再跌宕起伏，惊心动魄，无非是在加减法。

人生加减法主要有两种，一是自然法则意义上的加减，也就是肉体的盛衰存亡变化。从肉体上来说，人在中年之前都是在做加法，身高、体重、体能、智能，都在不断增加。而中年以后，则主要是在做减法，听力在减退，视力在下降，头发在减少，牙齿在减少，体重在减轻，肌肉在萎缩，饭量在减，玻尿酸在减，光洁如玉的脸蛋变得沟壑纵横，甚至连身高也在降低，当年的玉树临风可能变成驼背弯腰。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，人人都在所难免，所谓返老还童只是个传说，长生不老更是自欺欺人。

二是社会属性方面的加减，就是肉体之外的进退。从人的社会性来

说，年轻时是做加法，本事在长，智慧在长，官职在长，工资在长，职称在长，学历在长，还有买房子，结婚生子，结交朋友，建功立业，获奖授勋，都是在做加法。而进入老年后，则基本上是在做减法。各种职务会一减再减，直至全部退光。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荣誉，名气会越来越小。职位津贴和补助没了，工资收入都不会涨了，甚至还会下降。交际圈越来越小，见到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除了家人就是几个老伙伴而已。就是过个生日，喜称增寿，实则是又少了一年寿命，离死亡更近了一年。

从人的本性来说，都喜欢做加法。钱是挣了又挣，房子是买了一套

再买一套，职务是升了又升，荣誉是得了又得，名气是大了再大，贪得无厌，没有止境。这也是人的悲剧之所在，辛辛苦苦挣来了远远超过自身需要的财富，却享用的极其有限，夜眠八尺，日食两升。而且，这些东西死不带去，最后都白白便宜了他人，最典型的就

是“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”，让清王朝君臣过了几年好日子。即便埋到棺材里，也不过成全了那些“摸金校尉”。

有减有减是人生正途，谁都不可能只加不减。但有的人却逆天而行，从来不肯做减法，也不会做减法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想要，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，从不知让，锱铢必较，不肯吃一点亏。最后却不得不被命运愚弄，时辰一到，金山

银山会一减到底，高官厚禄要彻底归零。也就是《菜根谭》那个话：“两个空拳握古今，握住了还当放手；一条竹杖挑风月，挑到时要息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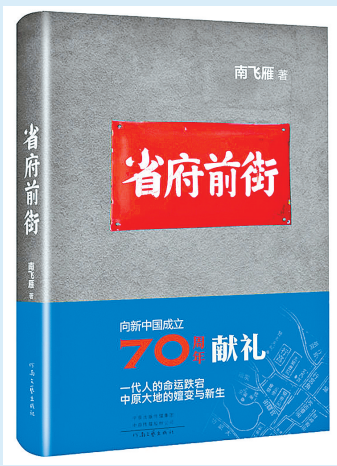
睿智的人会自动做减法。世界首富盖茨，一下子把自己的财富捐献了百分之九十五，这是减财富；范蠡在“三千越甲可吞吴”后，辞去一切职务，急流勇退，泛舟五湖，这是减官帽；张子房“革命成功”后，告别繁华都市，富贵生活，隐居山林，吐纳养生，这是减享乐；季羡林，不当国学大师，拒绝一切高帽，这是减名气；钱锺书，“不吃不明不白的饭，不花不干净的钱，不见不三不四的人，不说不痛不痒的话”，这是减应酬。凡此种种，非但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，还使他们活得更潇洒，更自由，也广获赞誉。

加减人生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去过多的欲望。人有七情六欲，这很正常，如果控制在合理范围，不无益处。而人生的最大痛苦，就是欲望太多而失控，得不到满足后就会痛苦不堪。因而，主动减去那些不切实际的欲望，平和淡泊，宁静致远，失去的可能只是部分身外之物，获得的是心灵的安静和满足。

加减人生

陈鲁民

连载



长办公室。壁炉正旺，炭火红得烫眼，跟外面的鹅毛大雪相映成趣，推门进来，只觉热浪扑面，熏得人几乎站不住脚。什么都好，只是微茹却在不在，冯氏皱眉问老谢，老谢支支吾吾，也说不清楚去向。冯房传进话去，值班的协理老谢慌不迭地迎出来，将冯氏和奕雯请进

“你们行长在哪儿公干，我不知道，小姐也不知道，你却不能不知。烦请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说他家眷就在这儿等着，他不来，我们就不走了。”说着，冯氏走到窗边，看也不看老谢，急得老谢秃头顶上全是汗珠。奕雯笑眯眯看着他，调皮地眨眨眼，道：“谢伯伯，我姨娘说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老谢苦笑，擦汗离去。桌上是刚送来的果盘，大枣、苹果、荸荠之类的，还有甘蔗，削皮切节，码得整整齐齐。奕雯背手看了看，挑了节粗硕的拿起，一边吃，一边对冯氏道：“姨娘，你放心，就算老谢他找不到我爹，我也知道他在哪儿——他敢不回来见我咱俩，我领你找他去。”

冯氏猛地转身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奕雯，道：“小姑娘家，胡说什么！你知道他在哪儿？”

“曲幽会馆呗。”奕雯笑嘻嘻道，“有啥胡说的，我爹还领我去过呢！有个叫红月季的，能喝酒，能唱戏，还能唱电影歌曲，人称‘开封小周璇’呢！眼下正跟我爹打得火热，我请她看过电影，她《天涯歌女》唱得真好——姨娘你

想见她吗？对了，她也会打枪，我爹还领我们俩去过靶场呢。”

奕雯靠着宽大厚实的办公桌，一边说，一边嚼着甘蔗，又把残渣吐在垃圾桶里，一双眼却牢牢地盯着冯氏，眼角眉梢都是肆无忌惮的挑衅。冯氏脸上落满了雪，又冰又白，只觉周身寒彻，也不知是因为气还是因为冷；地面涌动着沸水，一波又一波起伏不定，让她根本站立不稳。奕雯一脸倒楣的关切，起身离开了桌子，道：“怎么了，姨娘，你冷吗？”

奕雯说着，手上却加了动作，一把把带到了暖瓶，铝壳的暖瓶应声掉在地上，两人都听见清脆又沉闷的一声响，瓶塞弹开，热粥汩汩流出，淌了一地。奕雯惊讶道：“怎么办？一会儿爹来了，这粥可就喝不到嘴里了，白费了姨娘一下午的心思呀。”

饶是冯氏再能隐忍，也已然被逼到了底线之后。刹那间，两年来的百般讨好，十年来的唯唯诺诺，还有新婚之夜被一枪打掉的那个耳垂，一幕幕凄凉心碎，如同电闪雷鸣，如同片片飘雪，撕裂了夜空又覆盖了大地。冯氏踉跄一步，



凌云之志(国画) 翟瑞兰

诗路放歌

送瘟神

姚侍献

疫漫江城引病魔，九州协力战危疴。雪霜始见梅花骨，风雨犹闻壮士歌。信有春阳临禹甸，重教大爱护山河。旌旗猎猎摇三镇，定送瘟神入道波。

疫情日结百千条，十亿神州胜舜尧。南北出征心为路，东西鏖战意连桥。再施楚地春风在，更把华天赤帜摇。严令毒君无处遁，火雷焚瘴照天烧。

防疫战

丁建国

瘟君急欲逞锋芒，未入庚时已放狂。万众怀忧千户惧，九州传疫四邻惶。南山陡立惊风雨，北斗恒旋定义方。待到春来生气发，却看楚毒若何藏。

防疫逆行

丁建国

森森妖垒起江城，俊杰纷纷誓远征。辰未分驰千里路，午时并次万般兵。兰芽吐蕊祛污秽，山伯含英化美琼。为有牺牲书伟气，能回黄鹤久交鸣。

战瘟神

高鑫

妙策迎新满室春，孙媳归来翁拳搏。军令虎符声似鼓，急策赤骥心无尘。风雪困苦何所惧，赤胆忠心战瘟神。耨袖只恨春日短，红旗漫卷定乾坤。

再涅槃

范国甫

中华上下五千年，半有辛酸半有甜。虎子国人蒙灾难，投身浴火再涅槃。

老石半天没吭气，好一阵才闷声道：“夫人，您没看清楚番号，这不是三十五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五师，隶属第二集团军，时驻地开封，师长王劲哉兼开封区警备司令。王师长的人，是第一战区1937年8月至1938年1月间，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中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中正兼任，后由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程潜代理，当时河南驻军指挥官为战区副司令长官、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。司令长官部的直属特务旅，刚从郑县坐专列调过来的。”

冯氏当然不懂这些，便苦笑：“这个师那个旅的，不都是蒋委员长的部队吗？”

老石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夫人说得太对。就是因为蒋委员长要来，才这么大的阵仗。从昨天起，整个开封就被特务旅接防了，下午六点后宵禁。若是没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行证，见一个抓一个。”

“蒋委员长到开封了？”冯氏蓦地一惊，当即紧张道：“那咱们有通行证吗？”

老石抬起头，瞥了后视镜一眼，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有。夫人

也太小看老爷了——全省官员、驻军的新薪军饷都是从省库支取，省库就由咱们农商银行代管，谁不给财神爷面子？”

说着话，车已到了路障前，一个军官坐在车窗边，接过老石递出去的证件，仔细看了，又朝车里打量，见坐的是女眷，便一口陕西口音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沈行长是有公事吗？”

老石笑道：“我们沈行长的事，老总说是公事呢，还是私事？”一边说，一边把两个现大洋递给军官手里，那军官也是一笑，把证件还给老石，又道：“明天起三天全城戒严，女眷们就别出门了，省得麻烦。”说罢便挥手放行。车里又是一阵寂然。冯氏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小姐明天要上学吧？”奕雯歪头道：“是啊，明天星期一，这一周是盖夏姆姆给大家讲道理。”冯氏不以为为然道：“咱们中国人，还用得着洋人讲道理？”奕雯笑道：“讲的就是洋人的道理。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半，学校礼堂有弥撒，做完弥撒，妈妈们给学生讲《圣经》。”冯氏皱眉道：“不信教的也得听吗？”奕雯道：“这倒是自愿

的，不过不听的也得早早地起来，别人在礼拜堂做弥撒，她还得出早操——大冷天的，还是做弥撒好，教堂里暖和得很，而且可以打打瞌睡。”老石便接话道：“夫人起得晚，小姐每天早上五点钟出门了，静宜女中本不许学生回家住，本埠的也不行，小姐住校人家都可以算是例外的。”

三人说着闲话，路上又有两个流动岗查车，老石规规矩矩停下来，照旧是证件加大洋，军官也都爽快地放行，不多时车子已经到了北土街三九四号。虽是夜深了，省农商银行总行仍是灯火通明，看得见人影晃动，门口垒起了简易工事，两挺捷克式机枪枪口朝天，一队士兵个个背着枪，一副枕戈待旦的模样。见冯氏和奕雯都一脸惊诧，老石解释道：“今天下午添的岗哨，全城的要害部门，除了省府、警备司令部、三十五师师部、铁路、银行、邮局都有特务旅的人站岗。”

车上有特别通行证，岗哨略微扫了一眼，便让冯氏等进去。行长夫人和金金位，早有门房传进话去，值班的协理老谢慌不迭地迎出来，将冯氏和奕雯请进